

迈阿密杀手

旅途快乐丛书

迈阿密杀手



版社

中国旅游出版社

旅途快乐丛书

迈阿密杀手

热拉尔·德·维利耶著

赤耳 吕羊 文告 译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1号

封面设计 张志明

责任编辑 唐志辉

旅途快乐丛书

迈阿密杀手

著 者/热拉尔·德·维利耶

译 者/赤耳 吕羊 文告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印刷者/1201工厂印刷

开 本/787×960 毫米 32 开

印 张/7.5 字 数/138 千字

版 次/1991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ISBN 7-5032-0608-X/Z·166

定 价

第 一 章

约翰尼·特朗普闻到弥漫在湿热空气中的煤油味，心烦意乱。行李房出口处，几辆凹凸不平、破旧不堪的出租汽车还等在那里。他是乘从圣多明各起飞的波多黎各国际航空公司的94次班机，22点50分到达的，这已是最后的一班客机了。这架班机本应20点50分到达，却因故晚点两个小时。机上大部分乘客或者找到了迎候多时的亲朋好友，或者挤上了开往圣胡安的公共汽车。破破烂烂的机场旅客接送站的过道上只剩下约翰尼一个人，他手里拿着公文包，骂骂咧咧地轰走了一个死缠不放的出租车司机，焦虑不安地东张西望。由于害怕，加上天气又湿又热，他的衬衣粘在厚敦敦的身上。他不时神经质地揉揉那双总是布满血丝的眼睛。约翰尼因为无止尽地吸用可卡因，被毒品贩子们称为“可卡因饿鬼。”……目前他丢开原先的汽车商行当，专搞毒品买卖已经很长时间了。

约翰尼是美国和哥伦比亚混血人，正因此没费多大劲就加入贩毒这行当，由客户摇身一变成为供应商。

因为没有带行李，他夹在最早一批人中间先走出了机场，一群对着飞机故障大喊大叫的

男女学生同情地问着他什么，此刻，他站在黑暗中东张西望，寻找来接他的人。一辆出租汽车带着拖拉机般的吼叫声开走了，最后一班去圣胡安的公共汽车也冒着劣质柴油燃烧产生的蓝烟缓缓离去。

约翰尼·特朗普把公文包紧紧夹在两腿中间，掏出一块大手帕擦擦额头上的汗。他不得不十分小心，波多黎各人惯于行窃，据说能把长在螃蟹身上的甲壳偷走。

“你好！约翰尼，一路顺利吗？”一个声音在他背后说。

约翰尼猛一转身，差点摔倒。一个比他块头还大，衬衣扣子被腆起的肚子绷得紧紧的人，正在笑嘻嘻地瞅着他，向他伸出手来，那双深陷的黑眼睛却毫无表情。约翰尼握住他的手，晃了晃。

“还算顺利，福斯蒂诺。不过这混帐飞机晚点了两个钟头……”

对方哈哈大笑：

“感谢上帝，趁这功夫我喝了它三杯……走吧！”

他边说边摇晃着肥胖的身躯走向停车场。这家伙是 60 年代来美国的古巴人，别看他身材不济，却是“监视”可卡因贩子的行家。他走到停在黑暗中的一辆老式美国汽车旁，压低嗓门问：

“钱带来了？”

“带来了。”约翰尼·特朗普答道。

同时又不自主地揉了揉眼睛。心中升起一种不祥之感。

福斯蒂诺打开吱嘎作响的车门，约翰尼·特朗普坐进去。他看到黑暗中有一个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福斯蒂诺沉重地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向开车的人点了下头。

“这是尼夫斯。”福斯蒂诺说。

尼夫斯点点头，没有开口，也没有发动汽车。古巴佬用粗胖的手指指了指公文包，指头上的大钻石闪闪发光。

“打开看看。”他说。

正当的要求。约翰尼手上汗太多，好一会儿才摸到锁头，打开盖，里面装着一本色情书刊，一支口径 38 毫米的黑色手枪和几叠用塑料绳扎好的百元大钞，他很快取出枪别在腰上。从圣多明各出来，他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因为他跟海关的人很熟。这支枪，他准备走之前在波多黎各脱手。这儿的武器相当值钱。

“70 万元。”他说。

7 叠厚厚的票子，每叠 8 公分。福斯蒂诺点点头，尔后对司机说：

“好了，走吧！”

这时，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打在汽车上。汽车只有一个雨刷在动。司机打了几次火，才把车发动起来。几分钟后，汽车上了卡斯特罗高速公路，驶向圣胡安市中心。约翰尼·特朗

普又揉了揉眼睛。他觉得心里像是揣着个兔子，随时都要跳出来似的。水泥路面坑坑洼洼，汽车也随之剧烈颠簸着。尼夫斯打开收音机，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来：

“现在播送萨尔萨 63，万能的萨尔萨。”

随即音乐响了起来：高音喇叭震得耳膜直颤，车上无法再交谈了。福斯蒂诺像是睡着了。汽车沿着康达多住宅区行驶。突然车子猛转弯，离开高速公路，驶进一条宁静的林荫道，然后又迅速驶上快车道，穿过桑图斯居民区，沿着一条小街向南驶去。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不见了，昏暗的路旁只有一些带阳台的木板房，阳台上亮着灯，围栏后面有几个老人坐在摇椅上纳凉。波多黎各失业率高达 37%，而且仍在直线上升，这地方民风大成问题。

尼夫斯把车速放慢到接近步行的速度，街上没有人行道，两边挨挤着脏乱的木棚。左边出现一家闪着绿色霓虹灯的咖啡馆，尼夫斯把车开到咖啡馆前停下。雨突然不下了，这雨来得快，停得也快。咖啡馆回荡着，“萨尔萨 63”的乐曲，十几个顾客靠墙站着，拿着啤酒罐往嘴里倒。尼夫斯一声尖锐刺耳的口哨，咖啡馆里马上跑出来一个骨瘦如柴的卷发小伙子。他一直跑到停在后边的一辆绿色旧汽车前。

“我们到了吗？”约翰尼问。

“没有。”福斯蒂诺答道，一动也没动。

约翰尼·特朗普转过头看：那辆绿色汽车

开动了，横在狭窄的街道上，把道路全给堵死了。尼夫斯猛地发动汽车，按着喇叭，要为数不多的行人让开路。汽车在没有人的小道上曲里拐弯地行驶了一阵，走上一条宽宽亮亮的公路。约翰尼看到路边一块路标上写着：“博林凯大道”，全身不寒而栗。

“喂，干吗转来转去的？”他说。

古巴佬好像醒过盹来，用手指戳了戳他，笑着说：

“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全！朋友。你身上带着这么多钱。会有人算计它的。飞机上没有人盯你梢吗？嗯？还是小心为妙。”

汽车沿着一条林荫大道向前疾驶。约翰尼·特朗普认出这是庞塞德莱昂大道，看着还以为是在纽约。左边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可右边，漆黑一片……约翰尼回想着城市的轮廓。他们这会儿是在哈托雷伊商业中心。

又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尼夫斯的车拐向右边，从庞塞银行拐上了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大街。走了百十来米，又向右转，经过灯火通明的广播大楼，W-KAQ 电台。再向前走，是货栈区。走出半里地，猛一刹车，接着又向左转。

约翰尼看到远处矗立着一排排高层建筑，而他们则好像置身于另一世界。

“我们去哪？”他问。

“东京区。”福斯蒂诺说，“头儿在那等我

们。”

约翰尼费劲地咽下了一口唾沫。东京区，这可是圣胡安糟糕透顶的棚户区。这是头等杀手机和毒品贩子的老窝……。就连警察都不敢冒失地闯进去。约会地点选得真好。

车灯照亮了停车场，空无一人。再往里是矮矮的吊脚木楼和溜儿破烂的美国汽车残骸。约翰尼紧张极了，真想跳下汽车溜之大吉，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车子在一座木屋前停下，突然围上来好几条身影，咄咄逼人。尼夫斯小声讲了几句，这些身影又悄然离去。后边车门被一个拿砍刀的大胡子打开。约翰尼·特朗普走下车来，吸了一口掺杂着腐臭气味的潮湿空气。东京区挨着德马丁岩河边。距此几百米，总有些尸体混着团团垃圾泡在水里无人认领。

福斯蒂诺拖着肥胖的身躯摇摇摆摆走上木梯，穿过长廊，约翰尼·特朗普紧随其后。尼夫斯留在屋脚下，点燃一支烟，福斯蒂诺步履沉重地爬完楼梯，打开门，先把客人推进屋里，自己也跟了进来。约翰尼又听到了萨尔萨音乐。屋里一股烤肉味扑鼻而来，屋内的光亮刺得他睁不开眼。

“欢迎，欢迎，朋友！”

一个粗大的嗓门象是给他脊椎过了电似的。约翰尼睁开那双通红的眼睛，他看到一个彪形大汉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此人相貌堂

堂，胡须修剪得很整齐、嘴上蓄着短髭、头发乌黑，脖子上戴着一根很粗的项链、敞开的衣服里露出胸前的团团黑毛。他穿着灰皮牛仔靴的双脚翘在矮桌上，右手搂着一个姑娘。这姑娘含情脉脉，富有性感，露出迷人的微笑。这个大汉就是大名鼎鼎的“可卡因牛仔”米格尔·奎瓦，也是最最危险的黑道人物。这个古巴人今年35岁，毒品买卖使他成了亿万富翁。多年来，从迈阿密到波各大，以及加勒比海诸岛，警察都在搜捕他，可每次他都神奇般地逃脱了。

约翰尼要见的人就是他。

* * *

米格尔·奎瓦站起身来与约翰尼·特朗普拥抱。这家伙身上散发着香水味，他特别注重仪表。要不是他那双难以捉摸、冷酷无情的眼睛，人们真会以为他是个醉生梦死的花花公子。长期服用可卡因，使他的鼻翼变得极薄，看上去象透明似的，而且鼻子老在不停地翕动着。

“坐下，”他对约翰尼·特朗普说，“来一杯，一路辛苦了！”

这种关切之情，实在令人感动。约翰尼不由自主地接过一杯白朗姆酒，举起酒杯。

“为我们事业的成功。”他用近似坚定的语调说。

酒使人振奋起来。米格尔·奎瓦把手放在

姑娘的大腿上，姑娘仍面带笑容。约翰尼仔细听着室外的动静，心里想：那些保护自己的人可别是唱诗班的儿童，他们早就该想好如果跟踪断线该如何随机应变。想到这点，他提了提神，开始打量这间房子。这是一间陋室，大概是尼夫斯的。室内摆放着几件颜色刺眼的家具，而风度翩翩的米格尔·奎瓦就在这种寒酸的地方发号施令。这个“可卡因牛仔”旁若无人地打了个呵欠。说：“完事了吗？该去赌场了。”

他的眼光落在约翰尼·特朗普身上。约翰尼也巴不得早点完事。许多人为了能与神出鬼没的米格尔·奎瓦见上一面，不惜花费昂贵的代价，但他不想。

“好！米格尔。”他说。

“钱拿来了？”

“在这儿，”约翰尼说着，掏出手帕擦脸，“那你，你的货呢？”

38毫米手枪的枪把在腰间格外显眼。就是在朋友中间，稍微来点威慑力倒也不坏。

米格尔·奎瓦高兴得大笑起来：

“你别以为我们会让你跑了那么多路一无所获！福斯蒂诺！”

古巴大胖子站起身来，从床下拖出一个蓝色的箱子，把箱子打开，里面装着用黑色塑料皮裹着的包包。大小象一公斤装的沙糖。奎瓦拿起一包，扔到约翰尼腿上。

约翰尼忍不住打开包，看到白花花的粉

末，欣喜若狂。他可从来没有一次见到过这么多的可卡因。他拈起一点，放到舌尖上尝了尝。没错。况且，像米格尔·奎瓦这样有声望的人是不会做亏心买卖的。

“这货是从麦德林弄来的。纯度 95%。你可以把它分割成 10 份。”米格尔说。

足有 15 公斤。拿到迈阿密街上一倒手，就是 700 万美元……约翰尼把可卡因重新包好，放到箱子里。然后打开公文包，拿出 7 捆美钞放到桌上，咽了口唾沫，说：

“米格尔，派我来的人想见你。能谈一笔更大的买卖。他们听说你正在做大头。他们想全包了……”

米格尔·奎瓦笑了笑，顺手摸了摸姑娘的胸脯，姑娘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

“他们消息到挺灵通，但这要价可大了……”米格尔说着，眼中突然射出一种奇异的光来。

约翰尼猜想，这家伙一定是吸足了可卡因。而自己却快熬不过去了。可惜，他身上一点点都没带。他烦躁地揉了揉红肿的眼睛。米格尔·奎瓦和善地看着他。

“你眼睛不舒服，是吗？”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来，点点儿这个。”

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销路很广的“维兹纳”眼药，吸毒者同病相怜嘛。约翰尼接过塑料瓶，拔掉塞子，把滴管对准左眼角，按了

按小瓶的底塞。

一下好几滴眼药滴进了眼睛。可是非但没有想像的那样轻松，倒像是滴进了熔化的铁水。他忍不住大叫一声，扔掉眼药水，双手捂着眼睛原地打转。另一只眼睛也眼泪汪汪。难以忍受的痛楚使他什么也顾不上想。他泪流满面，这时只听到米格尔·奎瓦疯狂地笑声。接着又听到他挖苦道：

“我的硫酸眼药水不错吧！约翰尼？”

这时约翰尼·特朗普被两只手拦腰抱住，还有一只手摘下了他的枪。他扑通跪倒，眼泪盈眶，什么也看不见。接着喉头被靴子踢了一下，差点窒息过去。他像是掉进了万丈深渊，古巴佬的声音微微地传进耳朵里；

“约翰尼，好戏还在后边呢……”

第 二 章

约翰尼·特朗普的头发被一只手抓住使劲向后拽。那只被硫酸烧坏的左眼疼痛难忍，两眼什么都看不见了。“萨尔萨 63”的每个节拍都钻入耳底，震耳欲聋。他甚至都没被绑起来，在他昏厥过去时，只是像一件用旧的东西一样被扔在一张破椅子上。

虽说看不到，但凭着香水的味道，他也知道米格尔·奎瓦就在身边。

“看着我！”奎瓦说。

约翰尼·特朗普使出吃奶的劲，睁开那只还能看到点东西的眼睛，透过泪水隐约看到古巴佬站在对面，那个红衫姑娘还是坐在沙发上。米格尔·奎瓦弯腰向着他，贴着他的耳朵用一种让人恐惧的温和语气说道：

“小傻瓜，你还以为你能捉弄我牛仔米格尔！这钱是谁给你的？”

约翰尼鼻子抽搐了一下，忍住了流泪，害怕加上缺少可卡因的刺激，他浑身打着寒颤。眼睛疼痛得连呼吸都困难，这会儿要是顶不住，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什麼。上帝啊！那些戴黑贝雷帽，持大口径枪的斯瓦特^①勇士看起来挺神气，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米格尔！”他哼了一声，“你疯了！你以为我是什么？”

“我疯了？”古巴佬大叫着，“你这个狗杂种，你要出卖我。要不是福斯蒂诺多长了个心眼，警察早就跟到这里来了。你知道禁毒署那帮杂种出多少钱来买我的皮吗？10万美金。哈，这你知道吧？”

约翰尼·特朗普哆嗦得更厉害了。这个混蛋是怎么猜到的？贩毒是要关8年的，他为了不坐牢，将功赎罪，参加了这次诱捕。禁毒署的人保证他会受到保护，毛发无损。

①反恐怖分子部队

他一只手按住那只烧得难受的眼睛，喃喃地说：

“米格尔，你知道我是替谁干的吗？他们是纽约人，是阔佬，有的是钱。”

“婊子养的。”

他的脚踝被踢了一脚，痛得他一时间顾不得眼睛的疼痛了。米格尔·奎瓦在他耳朵边大声嚷道：

“胡扯！我查过了，没人认得他们，你的那帮家伙是警察，这些钱是他们给的……说呀！”

米格尔大喊大叫压过了广播里的萨尔萨乐曲。约翰尼难过地咽了一下唾沫，瘫倒在那里。突然“萨尔萨 63”的音量提高好几度，快把人耳膜震裂了。还没等约翰尼·特朗普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拇指扒开他的右眼皮，瞬时眼膜被一股滚烫的溶液烧穿。

约翰尼·特朗普痛得大叫，好象声带都要吐出来了。他跳下椅子，疼得满地打滚，萨尔萨狂乱的乐声还在敲击着耳膜。他跪在地上，拼命抓自己的脸，整个角膜都被烧坏了，眼前只是一团蓝色的云雾。米格尔·奎瓦把他拉起来，扔回破椅子上。他的门牙碰到什么硬东西上，又一阵剧痛。

——“闭住你的嘴巴！”米格尔·奎瓦冷冷地说，“否则我要你的脑袋开花。”

枪管顶住他的牙齿，约翰尼害怕极了。保

命的本能占了上风，他好不容易强忍疼痛，发出轻轻的呻吟。音乐声小些了，米格尔的温柔语调又在耳边响起：

“你是好样的，约翰尼，但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把硫酸全滴进去，让你的眼睛只剩两个窟窿，连你的脑浆都烧出来。”

约翰尼·特朗普的手背感到一阵火烧火燎的灼痛。原来又是一滴硫酸。他的声音刚要喊出来就噎了回去，两眼烧灼得更厉害了。他两手捂住眼睛，想喘口气，米格尔的声音又响起来：

“让你思考一下，约翰尼，但时间不能太长。你知道我想拿禁毒署那些朋友送来的钱去赌场玩一玩。别再和我胡扯淡了，我什么都知道。看着我！”

约翰尼·特朗普在红色云雾中依稀看到一根用彩色纸条裹着的棍子，古巴佬把棍子伸到他的鼻子底下。

“有了这根神棍，我可以和死人谈话，”米格尔·奎瓦得意地说，“也可以让我的敌人不知所措。我是巫师，战神‘尚戈’保佑着我。”

约翰尼迷迷糊糊地听着。他知道米格尔是森特里亚教的狂热信徒，这是一种半异教半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近乎装神弄鬼的伏都教，但古巴佬如此笃信宗教，还是个大巫师，就更使他震惊了。古巴佬在他旁边坐下，得意洋洋地喊道：

“别以为我是傻瓜，约翰尼！好好想想吧！我先要乐一乐了。”

* * *

过去，米格尔·奎瓦本是一头地地道道的种马，但可卡因淘空了他的身子。此刻这姑娘使他心里得到了某种满足。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银盒，放到姑娘的鼻子下。姑娘痛痛快快地吸了一口，接着又卖力地替他按摩起来。米格尔眯缝着双眼，漫不经心地隔着姑娘的T恤衫抚摸她的乳房。

对面椅子上，约翰尼·特朗普仿佛昏死过去一般瘫在那里。米格尔·奎瓦很为他不能看到这个场面而惋惜。

在可卡因的作用下，米格尔·奎瓦兴奋起来，太阳穴的青筋蹦得很高。他起身抱住姑娘，发疯般地蹂躏起来。一阵发泄之后，米格尔·奎瓦没有惊动姑娘，弯下腰来像是在穿靴子，手指伸进靴子，从里面抽出9毫米口径的巴莱塔手枪，然后若无其事地直起身子，把枪口顶着姑娘的耳门，扣响了扳机。

枪声像炸雷一样震动了小屋。姑娘甚至还没来得及害怕，就被冲击波推倒在一边，抽搐了几下，就蜷缩成一团，临死前吐出了一口气。约翰尼·特朗普赶紧坐起来，拼命睁开他那双被硫酸烧坏的眼睛。

“喂，米格尔，”他喊道，“出了什么事，别胡来！”